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七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卷二十七至卷四十九） 釋澹歸 撰

徧行堂續集十六卷 釋澹歸 撰

四二三

一

PDG

徧行堂集尺牘之七

丹霞今釋澹歸——造——侍者古習

古習
古踰
古編

山廟下招牌未免勞碌呵呵與池儀伯別駕

尺牘

與周文山別駕

丹霞勝緣得邀大作不特一時風動亦使千古生光異日廣弘明集小有此段文采皆吾兄不可思議功德也落筆後尚借重鼎致制臺標題用印又足以鼓舞同心作合矣之導首耳

又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十一

弟自壬寅料理丹霞道場以來所爲詩文編成二十四卷有從史付梓者此時亦難於乞此一項錢糧尙爾遲疑若請藏之行得與吾兄北上相隨則途中出之與消璘共一披剃更覺痛快未識能有此緣否草答忽忽又附此紙亦見吾輩結習之可笑也

又

語笑未久別來作數日惡出家人奔走十方時亦欲知交做官晤言一室時亦不欲知交做官真是難得恰好也廿五日制臺踐海幢之紋卽遣使請撫軍亦遂有傾蓋之歡飲水知源能忘所自耶宿海幢佳作

前人極欲走相江覓一晤語而病魔日深羸乏少氣筋骨俱軟不能強步但坐臥一室中爲無關之閒耳近聞貴鄉有變未知會得宅報否計吾兄此際豈免掛懷然彼中旣無戰爭目前自可安靜吉人天相在一切震動不寧時亦有同牀各夢之理幸寬意處之做官人各辦公家職業領盼不得徒增憂苦無益也出家人旣沒緊要又值老病欲令少年着鞋走亂料不可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得惟祝護法官各具金剛手眼安戢地方邀此一枝蔭庇耳力疾草候諸不多及

又

前者不署仁化印今聞不署堂印吾兄可謂深入退一步法門矣做官人以忙爲樂乃復以閒爲樂耶古人謂門可羅雀弟謂有雀可羅猶是熱鬧境界若眼中不見一隻雀子非大解脱根性亦未易受用也弟以病魔相愛遣之不肯去已成廢人然常住大衆事事累心恰似一箇極忙境界明知忙之無益而又不得閒病魔因此一發盤桓始信閒字是卻百病之方

但苦無湯使嚥不下耳。風便博一撫掌。并候起居。諸不縷及。

荅戴怡濤別駕

久疎大雅。夢想徒勤。得手數清風。颯然如暫拔對喜。可知也。客歲兩門人極承護念。高涼瘠土。乃損廉俸。以爲淨檀。弟雖薄修。無足當此。然三世如來。歡喜光中。早已結成七寶莊嚴華蓋矣。頃苦多病。息跡荒山。道駕駐仙城。無由更尋晤語。可勝馳仰。承諭貴堂翁。及吳觀老二絛。率筆寫納。兩公推吾兄法愛。以及野。誠此固欲通而未敢者。別具扇刻。幸爲轉致外偶書。

笛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橫紙博笑茶筭。山中粗制。非當行者。若享芹子之誠。亦不妨。黃口也。

又

届大寒始抵章門。蓋江路梗阻。自南安至此。凡三易舟。郎當極矣。奉訪東白令親。得手教讀扇頭兩詩。迴環不忍釋手。僵臥一小艇中。吟堅素堂集和風旭日長照。心眼忘勞忘冷。忘跔躡之苦。惠我多矣。細葛之贈。得無溢乎。東老高雅。一見如故。茶話娓娓。談平安。山之勝。此心忻然。便有結茅之興。衰年多病。久欲息肩。雖事不可知。譬於說食。亦且快意也。明夏過韶陽。

能策杖入丹霞。作一二日談笑。且邀題詠。亦不敢久荒公事。謹此留諭。并訂後期。不盡。

又

客冬奉訪東白令親。卽留數行。稱謝。春正從廬岳返棹。至章門時。正在大病彌留之際。不得一相聞。良用歎然。狠狽還山。臥疴至今。倚杖而行人扶。乃拜龍鍾極矣。陸孝山自仙城來。始知高才雅望。藉攝廣篆。此亦吾兄熟路。輕車熟。時事紛紜。徵需絡索。比往日賢勢更倍。惟利器在手。故可迎刃而解耳。西江舟中。讀翁頭集。作有寄懷一詩。尚未呈敘。便遣門人。齋投山。

笛行堂集

卷二十七

四

果區區。非敢云敬也。聞高涼兵譁已解。貴堂翁近况。何如。念之。并及。

與顧象二別駕

承示大作。高秀無一點塵埃。殆非衰劣所能措手。勉步來韻。蓋山鳴谷應。有不可遏者。惟削示爲愛。昨拜雅覲。尤爲愧悚。特領吾兄體恤。老年至意。比於東坡。雅覲尤爲愧悚。特領吾兄體恤。老年至意。比於東坡。所欲扶劣。音抑又重矣。至海幢。尚圖快談。此地隔一水。又敝法兄阿字首座。雋朗不群。可共語者。今日行李。恩恩不更走送也。

與李廷標別駕

客春得見顏色，卽知大士於般若中熏習已久，不容更作門外觀也。丹霞山水佳絕，陸孝老與同志諸公各出一手，爲弟勸歎，弟不敢私爲已有。昨請天老人，闡揚最上法門，與十方禪客共之，亦嶺表善事大士，根本性解脱。幸是一家人，不可不特捐清俸，爲丹霞作功德。王與諸檀越成同心同行之勝也。此等事非其人不易言，非其人而言則失言。是其人而不言則失人。弟於吾任，無失言之過，卽無失人之過。卻請高明一肩擔荷矣。

與南雄常別駕月生

客冬海上紛紛，欲追隨仙舟，已不可及。然敝門人傳到瀕行之諭，具感雅意，關切至今不忘也。會城一番阻滯，未免蹉跎。還山已逼歲盡，無由一修候問。伏惟履茲新春，景福駢集，二月間方能扁舟凌江之次，續賂對之緣耳。僧家爲三寶經營，直是腳跟無線。去年坐臥山中，不滿五十日，歸來無一日閒。今又當下山矣，着了袈裟，事更多，更容不得一些懶散。但如在海幢所見所聞，皆兩軍戰鬪，百姓流離之事，亦未易耐煩也。阮弱生近况何如？想益精神炯炯，並爲致意。

與來宜公別駕

雄關三月，甚荷青瓶，兼以唱詠之樂，珠璣滿把。幸何可言？比來伏承起居，勝常宮衙，清曠讀書賦詩，較之營建比丘塵坌鞅掌，優劣又有間矣。偶因人便率致荒穢，夏杪尚有未了之緣，可圖重奉歡笑耳。

與楊崑日別駕

僧回得手答，具悉雅意，關切甚厚。復承詢及本師天然和尚，益見爲道之勤。感服感服。和上近在東莞，弟久欲往迎，以法堂方丈未起，且大善知識來時，相隨衲子甚多，亦須更料理數間。僧察始敢。自此事大抵期在來年耳。別示欲送雙鹿入山作。客此正

以縱之長林豐草，爲得其性。出家修菩薩道，尚欲勸一切人放生，豈有擅越發菩薩心而不仰成其美者？幸隨便發來，不妨作野人之伴也。扇無佳者，輒寄上一柄，且佐驅蠅。候覓得，當續書奉寄。

又

三月十六至穗城，入雷峯謁本師。天然老人敬投大啓老人，素仰清白傳家之風，瀟灑出塵之骨，極思把臂，正須俟之。秋間耳。請善知識住道場，比平時料理大眾錢糧不同。弟頃發惠陽之棹，且看彼中緣法，何如。若得如意，當卽奉老人聯舟而上，倘須更過一家，

則時節便未易定也。幽冥鐘事猶未有點筆疾書者。惟吾兄無量劫來歸，最熟乃有直截爽快。吾法門擔荷之人亦無甚奇特。惟能直截爽快便是解脱之因。不直截不爽快徘徊牽制又成不解脫之果也。

與萬松溪司理

數月濶遠，伏承道履勝常爲慰。丹霞四浙客詩刻成奇覽。他時亦望居士同此勝遊，成一續集也。別刻傳

記三篇併正因果差別。蓋有酬因載果者，識得酬因載果之人，便能向因果中頭出頭沒，作大佛事。此世出世間諸菩薩之所宜盡心也。未聞略言。伏暑惟若

別後尚闕修問，每自愧其疎畧想高懷亦不深責也。比聞貴衙門奉裁，此亦今古罕聞。旣已罕聞，苟得一見，但帶累丹霞山去下，一箇護法錦雯轎馬錢且置。澹歸粥飯錢教阿誰還可歎可歎。阿師遣使來請淨懷料不以行止而廢其意，無上菩提正看此勇猛莊嚴幢也。

與沈屺菴司理

荒山雖在物外，時有仁聲人耳。今夏至貴治得諸士民日碌，則又挹湖光擁山色，應接不暇矣。甲辰春別丘，瞻老於凌江。瞻老手一函見授曰：「師若往惠陽，不

補行堂集 卷二十一

補行堂集

卷二十七

八

可不晤沈屺老。」此吾輩氣誼中傑出者也。懷之三年，遲回未獻。比來豐潤桂錫瑞開闔閭台旌，猶在仙城悵歎久之。瞻老此一念爲丹霞道場計，惟是化人懶惰，不早修謁。往來一水，每爲交臂之失。然瞻老之意則不可以沒也。謹寫朱學博便爲繳呈，別有奉懷拙作，并小刻六種，仰請大匠之前林間把手，傾倒宿心。此固野人所願。若心光猶能垂照，則珠江一棹近可尋耳。臨書瞻企未盡縷縷。

知已一笑。

與吳錦雯司理

手敍到山弟尚滯凌江，未得裁答。聞有鑄綴之報，殊

與邵水壺司理

憮然出意外一官上下知不足爲大解脫人介介然
詔石失一好官丹霞失一奸護法皆不是小事卻令
旁觀者介介也道人近來無恙栖心世外者更無攢
看相對之狀此又是開懷耳

又

誦經然燈供佛齋僧悉已如法不虛功德矣白意主
教爲向道人一誦之曩來見應付僧宣疏皆襲道士
上朝拜表科儀每一觀聽通身爲癡又其所傳爲唱
頌空頭詠陋不通自以爲是尤可噴飯_四近平尤謂
之文佛又號能儒其不應以孫策帳下兒小休明矣

編行堂集

卷二十七

僧制一切羯磨祇是作白今此法不行而向三清門
下直日符官攬行奪市使慈悲利濟之事化爲貪婪
市井之風此丹霞所禁也比爲道人作白采古法而
潤以今文其經懶壇場俗套槩刪之自謂庶幾得所
耳禪堂上梁致語漫錄一笑

又

委作兩文字呈削遺燭自是有關係不減於舍利此
以竝紀爲法門重也風雨不時小舟震蕩殊無佳趣
便欲還山值揆辰在邇當更奉慶乃歸不盡

與林毅菴司理

徧行堂集

江別後屢易寒暑詒貴鄉來暮月知起居如意甚
慰遠懷也石鑑法兄來長慶幸與一往還吾儕老矣
臘月三十日一着子不可不料理吾翁曩會津津談
此石兄悟門極真具有抽鉤拔櫓手段且莫錯過也
有便示一信爲佳

與凌昆放司理

林讀手示悚仄無已今釋且不是了事漢何足當若
士虛懷下間然悠忽二字自是我輩通病卽某執侍
本師於已照下事如隔日瘡每於病苦中把箇死字
脣豎在面前輒有入處到病好時又放慢矣居士卽
事還是此事不知須知不知的便是歷歷分明的覺
得不知的便是不知的換卻不知的便是覺得的沒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十一

今豈能把箇死字脣時時豎在面前如所謂日暮途
窮祇是一句說話若真實見得日暮途窮未有不着
忙者今猶未至於着急則猶是日未暮途未窮境界
也此箇大事祇在心切不在古人公案上討不在當
機問答處討承歡披忱舉問不知從何處發端此亦
是我輩通病卽如此箇大事二六時中無一剎那間
斷從無始來盡未來際無一剎那間斷爲什麼尋常
時節歷歷分明纔及此事便茫然不知還是不知此
事還是此事不知須知不知的便是歷歷分明的覺
得不知的便是不知的換卻不知的便是覺得的沒

有趨向分也沒有迴避分纔要趨向覓伊不得纔要迴避卻趨伊不去若從這裏一腳踏倒百年三萬六千塊反覆元來是這漢且道這漢是誰識得了時更

買草鞋行腳

又

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說什麼賓王祇如居士在家中飯到便喫尿急便屙不可總問人還有賓王也無也古人方便垂一言半句皆向未病以前着到總入思惟便成隔礙豈況更於其中說箇無事於心可無心於事不可乎如老子所引撮心一處無事不辦此是

藤椿子抵不得生歟也三上丹霞大詩足令山靈增氣恨未能步武爲悵別示全稿容細讀之稍暇當附數言於末簡正恐佛頭着糞耳並謝不盡

又

承問如何是此事作麼生是偷心偷心作麼生得死盡卻不道古人一句答了也此事如賊入空室今時人只愛有些敲嘴譬如懸灰作飯以誑嬰兒識其爲灰登時放命矣若纔見說着此事便將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等語的事字來比擬纔見刻御理路又將理則頓悟理隨章連等語的理字來牽合如此打葛藤

不了義中收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此是未了時的話當日德山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雪峯當下如桶底脫尚被罵頭呵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那有閒工夫向這裏說王說賓說照說用說功說位此事惟真參實究把無始劫來偷心死盡方

三藏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則公案比擬牽合三生六十劫有什麼了期須知真參實究不是這箇道理祇如馬祖答無業云卽汝未了的心便是業當時不契祖云大德正關在且去業下階祖喚云大德業回首祖云是什麼業便大悟且道這是什麼時節這便是無業賊入空室時節嬰兒見灰時節偷心死盡時節放身捨命時節參須參到這裏究須究到這裏到這裏有什麼了有什麼不了有什麼理有什麼事有什麼家有什麼賊有什麼參究有什麼此事一向妄想作麼時屆中秋一輪無異承居士遠餉好與大眾喫舉了便會了等病和會得來蹤抹得去只成得箇葛

茶擬酬標月之指恰被玄沙拗折使者空還不盡

又

做化主人終日酬應還山後又有酬應昨遣石吼入城亦是酬應皆所謂徒叫奈何者也忙中不及寫大一字失於致候老兄便說爲有道所棄何其多疑也出家人有到處有不到處惟格外之士不向此間貽眼亦願老兄消卻此一隻也霽色可愛乘興入山共話契闊庶慰野懷研額以俟

又

長者降生之辰吉祥歡喜無以將意入八萬四千歲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說與居士結龍華會上之緣知一笑深領也雨色滂沱未得躬祝從此以往相見甚長不區區此日耳

又

蟬宿寒山見令孫破風雨來持手教覺暖風逼人也知欲爲丹霞護念甚感兩刪恐不易兼行但如教去維摩居士借座燈王取飯香土正是一時事亦不妨說到便到耳二十箋俱塗卻半草半毫憑人所好尊夫人勸導有方極慰莊嚴之願昨已遣告樟樹之神矣不多及

手教至具悉苦旱兼道體稍患帶下蓋是今歲時各省俱少雨省城諸相識脾病極多天時人事相感召處但不合帶累好人耳然使不累好人則病與旱一切無有豈待問慰耶比來想平復有便示慰坐困穗城一歲乃歸得手教具悉尊旨出家一法亦自不能盡責之老年人然在大眾中便有許多不得出入處所以金箍兒雖好不如不戴若一戴上了從來唐三藏只學得緊箍兒呢不會學得鬆箍兒呢也

又

兄所疑屢候不答此非深恨蓋不可念緊箍兒呢又沒有鬆箍兒呢可念惟有一箇不念耳吾兄且將慚愧避兩念一時放下徑來丹霞徑見方丈有什麼隔礙處要住卽住要去卽去要時在時來卽時往時來有什麼艱難苦楚處七八十歲老年人有甚來由別人不念緊箍兒呢卻自己念緊箍兒呢何也言不多及先發一笑立候晤談不盡

又

還山欲偷幾日閒不欲遺人知承示近苦瘡疥痛時痛癢時癢幸有兩隻手閒着起動他搔搔有何不可

弟手亦不得閒。未免妬人之閒，尚欲與老兄攀瘡原。

亦多住幾時。且莫說慈悲何在，呵呵起居自是應酬事。吾輩豈復拘此垂注？每先感切感切。

又

承示或提話頭，或看經，或念佛。每一念起，便有第二念雜之。紛紜轉轉，不得專一。此病只是不切不切之病，生於不信也。老兄若信得提話頭，則話頭之外，一切掃蕩，信得念佛，則念佛之外，一切掃蕩。係力一路，總是下手工夫。今既云或提話頭，或看經，或念佛，則起念之先，早已夾雜，卻怪他起念之後，不得專一。可

備行掌集

卷二十七

五

備行掌集

卷二十七

未

乎！士大夫學者，只是一箇涉獵，何曾信得真？信不真，自然念不切。無量百年，多知多解，到眼光落處，昧依舊，墨守，漫地與不學造者一般矣。兄已七十餘歲，決無更活七十餘歲之事，何不將死字放在面前，係力一路，得與不得，且都放下。若自己不切沾沾向師家討幾句說話，作安樂法門，亦無此理。阿難云：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元不相代。古人於知識言下，如桶底脫，皆是渠平日信得真，念得切，遍證無上菩提。出生死海也，恃愛率贊，幸亮區區，不

與金編滑州守

此地得一接風度，喜出意外。見公眉睫之間，應有無

多及

與滕潛州梅羹

文昌公信至，知大居士再泊廉素，以充渴，歎仰無量。吾僧家托鉢到門，一見皺眉，再見張目者，往往而是。惟大解脱人宿植德本，始能不倦。隨喜爲法海中不謗之友耳。古人有言：輕財好施，弟嘗以爲不然。財是有用之物，善用之，則福智莊嚴；不善用之，則殃咎。叢集世之所謂輕財者，多矣。殆而已。財亦不受其輕，惟以好行其德之心用之。則財始重。人之心亦然。聖凡同體，無毫釐差別。善用之，亦福智莊嚴；不善用

備行掌集

卷二十七

五

備行掌集

卷二十七

未

過行得過，常說常行，常常無往。卽此等語，都無着落。

然古來名德，亦不過於此心用處，從旁指出，稱揚歎美，非有一言半句，着落得到本體上。想大智慧者，爲

一撫掌也。橫卷寫近作詩，餘請教空谷中，乃無一物

力疾書此。聊見一念之誠耳。諸惟珍攝爲萬姓白愛。

櫻極了。一回着到，非可以浮游之習驅涉獵之功而

遂證無上菩提。出生死海也，恃愛率贊，幸亮區區，不

師之智尤以爲深慰也。一官外物隨處蕭然。吾輩自不作世間得失之慨。所惜者筆墨之役。未敢妨廢。不暇與公作數日快談耳。正在謝客。且遲報謁。恐應酬之例一開。便添許多。人怪責。幸高明諒之。何日往端州亦未卜。道駕仍還仙城。或卽上蒼梧。并希示及諸容續悉。

與黃鄧州閣如

別故鄉二十五年。頃卜丹霞一坐具地。老作嶺南人。

久於城裏疏濶矣。敝山主李鑑湖書至。始知古穰福

祖近出吾鄉。又從孝山使君悉高懷雅尚。傾仰彌深。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七

所恨無由縮地。一聆聲咳耳。丹霞山水奇秀。得鑑老捨山。孝老護法。遂成絕構。鑑老幸託宇下。望時賜照拂。此公君子也。曩年避地丹霞。兩藩入輿。乞身扶父。母兄嫂櫻歸里。頗著孝友之風。頃欲投老丹霞。蓋於弟爲世出。世間莫逆之交。遲此良會。大士能爲勸駕。乎。孝源先生卽丹霞開山主人。其兩郎君。并異垂盼。聞家庭小有違言。亦非清介。雲中所樂見聞。想德化所被。能以至性感孚也。方外之人。輒敢遠通候問。恃吾孝老。以法喜爲介紹。別函附納。佇俟金玉之音。慰其屋梁。明月之夢耳。山刻并拙書幅。素寄正。諸惟爲。

道自愛不宣

與沈石友鹽司

臥病十餘日。無復有人間之意。今小愈矣。值此江
益無復人間之意也。已理歸舟。氣息惙然。未能話別。
小詩呈教。傷心之聲。姑不可續。想大居士生菩薩家。
深入菩薩心地者。爲我法門一動容也。後會未定。惟
祝保練自愛。不一。

又

頃有施主送鹽十包供衆。此丹霞難得之物。但恐盤

品有阻。不揣冒干可賜。一印票發行否。如以爲可。卽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八

望給發。若其不可。亦求示復。以便辭施主。不敢妄受。
也。齋僧功德。不同私販。或能邀出格護持。則大衆免
食淡之苦。富家亦免買鹽之苦。皆感吾兄成就福田。
倘不可爲。則鐵板鑄成一箇。澹歸自是。天然老人錯
爲安字。不干大衆沒福也。呵呵。屢不欲拙稿。舊本在
山中。歸時錄出。呈教。弟於十六日從雷峯發舟至此。
二扇俟此。日乃得齋繳也。

與周鹽司

一奉塵談。殊深寤寐。尋僧竹院。無日忘之。聞高懷渺
然。欲賦歸去來辭。此固賢達之風。然爲此地。遽失覆

陰增其慨惜耳。兩日適有他在歸寺，乃見手教吟佳

篇，釣天廣樂之音，繞我四座。感慰未易言喻。尚俟稍暇，抽荒穢之思，一步雅唱。先此謝教諸客，晤盡不一。

與彭番禹退菴

久不得悉近履，殊挂懷。抱頃過近際，公於雄闕知吾兄前月感目甚劇，且喜平復。吉人有相，深慰下情。弟奔走因緣，未由馳候。計能空亮病，當初愈中氣未完。

幸節勞戒怒，時進平補之藥。至於飲食房籞，以理自攝，皆衛生之經，不可忽也。偶值風便，暫此勒寄。縷縷之情，未能悉其萬一。臨書馳念。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七

勸導有情，豈不更難？即如丹霞建置，仗吾兄與若老，真切相爲，纔得有此一段光明。今結構未半，而遽遭立籍限僧之令，安能向諸本不信善者，更行勸導耶？又部文一到，通行各府，設使韶州官吏承望風旨，奉行不善，則山中大衆，未免震驚。弟若不歸，茫無所主，即於九月初旬，便理還山之棹矣。

又

臥病十餘日，幸已小愈。卽買歸山之棹，沿途調理，冀尚偷視息於世間。但沙汰令行，未知能容我視息世間否耳。小詩留別，蓋傷心之聲。若歌若哭，亦有往而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七

不返之痛。知吾兄福德深重，爲我惄然長歎息也。部文若到，幸於海幢雷峯留神斟酌，破格護持爲禱。弟稍能步行，尚走臺門面謝，以悉縷縷未盡之懷也。

又

頃在山中，如一隻螃蟹，四螯八足，俱已脫卻，惟剩箇覆舊督疏紅鱗，不照誠爲可慶。然詳旨意，猶是不沙汰之沙汰，其爲法門之憂，亦大矣。前見十四年查度牒府差幹牌下鄉，有威逼僧人，至於自盡者，爲之痛心不已。三寶中蒙此難事，若宰官持權者，能寬一分，則比平時護持功德，勝過百千倍。願吾兄留神加之，一意也。弟日爲此事，胸中不樂。念時勢若此，莊嚴道場，一切忌諱，失伴也。

又

護持高義，遂足八年。三寶福德爲吾兄迴向，非弟一人薄修所能仰報。此行離恨無可比。兄江樓夕話，益增悽感。早起奉送，則仙舟已發。悵望雲天，徒有目斷耳。長途珍重，起居飲食倍萬保練。力佐新政時惠好，伸意別諭。阿字兄云云，具感肝膈之愛，尚與多方留念。使諸公各盡海涵之量也。蘇子瞻云：吾輩於世外人，當一切濶客。此蓋爲法門深念，不僅從一人一事起見。吾兄具超邁之識，應不以鄙言爲私耳。臨書馳

切不盡

與沈詹山明府

論及爲丹霞功德領袖，喜慰無量。自非多生於菩薩道中，同見同行，豈能作此。不請之友，謹如教拈一偈。馳去餘幅，幸發揮數語，示作導師。不獨爲因緣增重，他日刻鑿文志，亦少不得大文光壯也。護法契誼如陸孝山史庸菴俱有作弟，亦不濫求也。切囑切囑。

又

三月至海幢，始見手翰如暫披對，喜慰無量。別來久矣，相念時切，但以路遙無由促膝爲悵悵耳。前一札

聞在慎五典處，否是釘封，必欲面授。弟病未能渡江，而五典冗又不暇到。幸遣侍僧往問，亦不可得。甚可異也。意所垂問，只是本分一着耳。士大夫學道，大抵欲撥置一切，計箇靜中着落。此最是病如日月光華，萬里無雲，與風生雨注，雷電晦冥，同是太虛空境界，不會於太虛空分上。有一些干涉，今人卻替他分好分壞，起愛起憎，直饒向靜中得箇着落，做到精明湛不搖處，古人纔與作背覓合塵，永沉生死。所以識得的人，動與不動，一時坐斷七縱八橫，決不流入第二心也。當日趙清獻聞雷有得，其偶曰：歸坐公堂虛隱。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壬

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震，震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須知心源一句，是他平日得力處。卻是他受病處。若不是一聲震，震打散此結，則癱瘓鼓膈症候，早據膏肓，無藥可治矣。弟不知前札所云以後札續之所云，勞勞攘攘，應發慈悲，忽忽一載，頭顱如故者，知兄坐此礙膺也。頭顱從來是如故，更過三生六十劫，亦只如故。纔怕他如故，則頭顱變矣。雖則變了，依舊如故。可惜不知何不向勞勞攘攘中，訣箇倒斷耶。丹霞緣渴望已久，此七十金極濟急需，而行貨不行，來使付燭於范冠甫。冠甫兄弟，亦丹霞檀越也。或不致

悞俟其繳足，更發謝函爲公據耳。近刻并小詞四紙，寄博一笑。會同儕州各附拙書山刻，煩轉致貴知到也。瓊山亦同致之，并速其如約聞風續書，不能無望於再三勸導。正謂福德不嫌多耳。弟去冬嘔血，今春感寒，至今元氣未復。老年奔走尤難，安得不請之友。如吾兄數輩相助，結局乎涉夏惟順時，倍萬珍攝爲祝。

又

去歲九月盡今十月方見聞問之難如此。承示臨事不耐煩，棄疾惡過嚴，未免易於動性。不知性是何

備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備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物而欲使之不動，又欲使之耐煩，既謂明知此一着

子直截痛快，原無罣礙，則不耐煩處也。無罣礙，動性

處也。無罣礙，若道動與不耐煩，便是罣礙，卽須硬差

排此性。如木頭石頭去纔差排不得，又添出許多罣礙來。如著敝絮行荆棘中矣。大抵吾輩病痛只是要討一箇好境界，殊不知好境界與不好境界皆如夢幻，皆不會與此一着子。有絲毫不涉，又何處另討出箇廓然之心體作無罣碍樣子乎？兄但向不耐煩處。

易於動處，冷冷觀看，畢竟是有根。是無根，是變滅，不是變滅。久久看去，忽然覩破，則知仁者自生分別。公

別亦非意，多少直截痛快。到此一腳踏到底，親證如夢如幻三昧，明見自性，明見他性。菩薩於一切衆生隨類攝受，示教利導，於惡衆生起大悲心，慚愧心，而斷其命，又何處更討箇易於動心與不耐煩境界作罣礙乎？范冠老一宗去秋卽入常住，曾有數行想塵慧，遞續出因緣，亦只隨分。弟爲修造欠債稍多，有可能勸導者，且望相濟也。隨安在武當，有求仙之興，其去時弟不在山。抵此一着子，能使人不奈何？人都要詰，卻不奈何，所以十箇便有五雙退步耳。丹霞初二集，寄上石函，不攜箇中容續致也。諸惟順時珍攝白。

見責也。僧家建立叢林便畢一生都不能了。不知古
人何以有一生成就數叢林之事。福德既有重輕。功
勲不無難易。弟豈能不愧修行之薄。所願吾兄以其
餘力。披我暮年。使無缺陷於瞑目之際。感玉成之恩
不淺矣。自破乃老實衲子。倘有不及處。尤冀照管以
化。主有錢糧關係。非老實者不遣也。前書恐未寄到。
更令侍僧錄稿附去。與吾兄別後。承惠三函。一函竟
無查處。一函隔一歲始見。寄書之難如此。何時晤語。
一寫濶懷乎。

又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三

自破還得答敘。其悉道體勝常。欣慰之私。至忘寢食。
兼領到淨櫃。於水乾魚急之時。有絕處逢生之樂。
大眾贊仰。未易名狀也。弟去夏大病。幾死。季秋方愈。奉
本師老人喚。一往廬山。今春還。舟抵章門。復病。尤劇。
蓋三十日始能起立。入丹霞調理半年。餘施條在杖
子。不能行百許步。老景龍鍾。至此已極待盡而已。世
事紛紛。遺信不易。未知吾兄曾得榮擢否。若可。北歸
過韶陽。一再晤語。自是平生慶幸也。別諭。欲得拙語。
皆未災木。茲令書記鈔一冊奉覽。又手書二橫卷。一
頌古。一詩餘。并往。亦只是衲僧家常說話。然以好道

虛懷閒時展閱。忽然一笑。打失布袋。不妨總付之水
火耳。膝公再施。非解脫根性。豈易及此。有一函竝司
鐸諸公謝書。幸轉致之。賜辰從不提起。瓊香佳惠。千
佛一爐。所謂檀越有分。大眾有分。老僧有分者也。愧
荷愧荷。寄書者似石上座。乃天然老和尚侍者歸省。
其剃度師令專齋上。此公老實修行人。相見時能悉
此間曲折。弟與同舟而還。大病時全得其方脉。看視
之力也。

與井存士明府

徧行堂集

卷二十七

美

光毘耶室內。會分七日之香。西子湖邊。更踐石泉之
夢。爲吾一家法喜。有素者耶。大集自紙貴三都。拙引
則名輕皇甫。過承達獎。禿管增華。并拜新謡。南金比
重繭。分冬月。葛颺薰風。咸作旣深。情詞莫措。頃於海
幢座中。復見與阿字手札。推紫汾之誼。及世講之歡。
執禮過謙。存心彌厚。然業以法地爲歸。不應攀儒林
之例。願我兄所以待弟者一如弟所以自待。使二老
風流全收。物外則此心安處。都在箇中。謹璧台銘。非
敢自棄也。使旋暫諱。意所未盡。嗣容續布。秋暑珍攝。

放筆神往

與周退菴明府

書院借蔭秋夜無事有詩十數首書兩橫幅博笑同在月中素牋清茗不妨與玉卮金管共作飲食也此刻還山未更走別

又

久不晤語馳仰爲勞六月一病幾至不起今仗庇向愈而神理未復飲食起居猶自郎當不少惠教詩牋足爲風雅擅場不獨虞城江山生色世外朽人廁名其間具感挈櫂幸甚幸甚惜字十二則天地間元氣當藉以留吾兄勒名玉版通汎金河卽此可作公據

遲接應已呵責之尚俟面領疎忽之愆也試筆寫得

四詞博笑西江一行全是苦趣此乃黃連樹下琴聲耳諸續布不一損惠過豐別具謝東

與王仲威明府

道駕過端州聞在靜攝不敢驚起居然得之价人具悉吾大士居官居鄉持已及物正大光明之槩則已神往左右矣丹霞營建復荷淨檀信世間法與信出世間法無二道蓋於心期盡處一串穿卻則大士發因野人遯向無不絲絲入扣也溯流還山未遑謁謝傾倒之緣尚俟異日拙律與山刻寄請刪定倘有針

水之投則道里阻修猶之乎晨夕晤對耳臨風馳仰未盡願言

又

入嶺後極欲圖晤扶病還山頗思靜攝以俟神氣之復忽聞孝山臥疴旋奉大諱意殊愴然扁舟往慰不免重增勞倦矣歸來得手教知太翁有杖履登臨之興喜快無比此後丹霞又添一番佳話何幸如之使者到時弟已遠出有失裁答謹遣侍僧陳謝并識來期以便掃徑奉迎也貴差隔江呼渡種園人不知遂

兩眼相對各有默契似不在世間出世間二塗珠江一會至今猶未散也遠輸下及喜慰無量披讀之際紫玉松濤增許多清壯又爲珠江一會添上無數波瀾矣六綾寫納信到適抱病二十餘日乃痊神觀稍復始能落筆坐此稽遲幸諒丹霞石刻并寄旣承贍痴更向體中一剝恨欠新耳分俸非薄修所堪卻濟藥餌之須不容不拜惠愧荷深矣